

# 资本主义的 本质与逻辑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

[美] 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 (Robert L. Heilbroner) / 著  
马林梅 /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014026905

D091.5  
102

# 资本主义的 本质与逻辑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

[美] 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 (Robert L. Heilbroner) /著  
马林梅 /译

D091.5

102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 / (美) 海尔布隆纳 著; 马林梅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8

书名原文: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

ISBN 978 - 7 - 5060 - 6818 - 5

I . ①资… II . ①海… ②马… III . ①资本主义—研究 IV . ①D09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0253 号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 by Robert L. Heilbroner

Copyright © 1985 by Robert L. Heilbroner

First published as a Norton paperback 1986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3 - 3969 号

## 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

(ZIBEN ZHUYI DE BENZHI YU LUOJI)

作    者: [美] 罗伯特·L. 海尔布隆纳

译    者: 马林梅

责任编辑: 徐玲 龚雪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630 毫米×95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6818 - 5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 中文版序言

出版社的朋友让我给海尔布隆纳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中译本)写个序,谈一谈书稿本身的内容,以及对这本书的评价、相关研究问题等。

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提出要探讨的不是资本主义会发生什么,而是资本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这让我想起近来一些关于资本主义马克思到底说了什么的议论。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韦贝尔认为,马克思几乎未提“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词是在 20 世纪初维尔纳·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出现之后才开始流行的。(《俄报: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3-03/14/c\_132233719.htm)

俄国人不是第一次提出类似的问题。尼·米海洛夫斯基就曾质问,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其结论是,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对此,列宁的回答是: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列宁全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13页)列宁指出,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而如今更可笑的怪事发生了,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连资本主义也找不到。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指出,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是从马克思以来才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8页)

不过,严格地讲,这里所谓未提资本主义,正如中国一些学者所附和的,是指没有在名词的形式上使用资本主义一词。“特别是当我们把所有马克思经典文献认真检索一遍时,我们发现,马克思果然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主编的话第9页)对于这个粗鲁的论断,也是国内的一位学者已经给予了明确的反驳(徐洋:《关于马克思著作中名词“资本主义”使用的考证》,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

马克思不仅在名词的形式上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且他对资本主义的含义进行了最充分的阐释,尽管他没有专门为此写过一个词条。列宁曾经指出,“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而马克思恰恰最充分地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事实,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早已清晰地揭开了资本主义的面纱,但习惯了形而上学的一些人还是不能从中明白资本主义是什么。而另一些人则企图以此给出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概念,其目的只能是为资本主义辩护。

通观全书，本书的作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仅在一处有“资本主义是资本的组织制度”的字样，而是“通过描述资本主义本质的各个方面来解释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而作者“将资本主义的本质视为对行为进行规范和塑造的各种制度和关系，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视为由其内核产生和引导的结构变迁模式”的观点也可以适合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除非作者解释了什么是资本主义独特的“内核”。但作者恰恰不再提及也没有指明这个“内核”是什么。

本书的作者其实是从一般的社会制度理论、抽象的人的欲望或者说资本积聚的欲望入手，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并考察国家的作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分析路径，具有典型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特征，例如，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工人和资本家，他们的活动深深根植于他们的社会功能观念。”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从无到有，是后于工人和资本家在封建社会中的出现而出现的，同时，人们的观念只能根植于人们的活动而不是相反。当然，这不排除某些人迷信一些扭曲了的关于现实的观念，例如，作者就还在迷信“看不见的手”，认为它能够指引（资本主义）“商业世界向一个总体平衡和稳定的方向迈进”。

作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制度的核心行为塑造方面，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欲望和能力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恩格斯则更为鲜明地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201

页)。

书中所作的考察也是极为片面的，其中虽然多处提到马克思及其观点，但这只不过表明作者对于马克思的著作知之甚少。这也妨碍了作者在其他方面所作的分析，例如作者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管理十分无知，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管理也只作了极片面的论述，相反地，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都曾经作过很好的说明。

作者为资产阶级贪得无厌行为辩护的理由是，“由于资本的暴露容易引起注意，资本的防御不可能像堡垒那样坚固。相反，任何资本家唯一可用的防御就是，或多或少地、坚持不懈地从公众的手里成功地掠夺货币资本。”这表明，作者的认识水平还没有超过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蒲鲁东。蒲鲁东认为财产就是盗窃，但蒲鲁东没有为这个盗窃进行辩护，没有说这个盗窃是出于自我保护和防御。而本书的作者随即又自己否定了这个“掠夺”，因为“资本家没有能力强迫为其提供服务的卖家或产品的买家”，也就是没有能力进行“掠夺”。

事实上，资本家并没有去掠夺货币资本，虽然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到其他国家掠夺过大量的财富，但这种掠夺是以强盗的身份，而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进行的。货币只有用于购买劳动力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无产阶级的无酬劳动，尽管资本家之间也经常互相欺诈。

作者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当代资本家源于技术租金的利润越来越难以明显地证实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了。”而科技被资本家窃取用来剥削工人，这是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的，更何况如今的这些技术鲜有资本家自己开发的，

而且知识产权妨碍其他人运用自身智力进行同样或类似的开发，也是侵犯了天赋人权的。

作者认为，“私有财产权可能是一种固有的剥削制度，但是，它也是一种潜在的保护性制度。”但是，在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私有的个体小生产中，私有财产权并不表现为剥削制度，而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对于工人和在竞争中破产的小资产者都没有任何保护。作者认为，“资本的统治者与工人阶级从表面来看是铰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取决于可用的工具和土地，而它们的所有者可以拒绝他们。”但是，工人阶级是如何失去工具和土地的呢？为什么他们穷其一生辛苦劳作也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工具和土地呢？这些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都分析过，作者不可能不知道，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在书中提起马克思的名字，但是这些内容在本书中完全被隐瞒了。这就是作者敢保证没有什么错误之处的分析模式。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著作相比，本书对于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处境极少关注，并认为“在工资劳动制度下，工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确立或者终止工作关系”，而不关心在终止工作关系后，工人靠什么为生。本书还认为，“工人之间的竞争更像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保护”，完全漠视工人之间通过联合进行的自我保护，漠视工人阶级的联合抗争迫使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不得不在压低工资方面保持一定的克制。

作为一本讲述资本主义的逻辑的书，作者却拒绝根据这个逻辑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推断即预测，认为这种“‘科学’的预测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是变相地、胆怯地否定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而且在这本谈论资本主义的书中，作者

还不忘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何曾有过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每当工人阶级尝试民主自由时都遭到了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巴黎公社就是鲜活的例子。

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至今垂而不死,令不少人困惑不解。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著作还普遍处于无知状态,从而还没能掌握理论武器,进而像《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种严重歪曲马克思学说的著作也能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得到积极的共鸣。

这种无知也使得像本书这样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书得以传播。这本书的意义,或者说我们能够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的是,西方学者是如何为资本主义进行精巧辩护的。相比之下,国内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就显得是极其粗鲁和低级的了。

而这些辩护的存在或者说对这些辩护的需要,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余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2013年4月4日

## 序言

在我们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逻辑之前，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先交代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本书的观点与马克思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作品所持的观点之间的关系。我不喜欢说这个问题，但现在回答这一问题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由于马克思主义让人要么联想到光明的云彩要么联想到乌云满天，因此，这一问题的答案会影响读者对本书的反应——积极或消极；其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影响本书的阐述水平。

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点吗？鉴于什么是一般社会调查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或者具体到资本主义方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归类方法，学术界目前仍然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看法，对这个问题，我自己恐怕也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此，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对大量的、不确定的努力成果的认识。对于一些首次接触到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看法的读者，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无疑在本书中有最普遍、最重要的影响力。对另一

些读者——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在社会科学和历史中的详细阐述，他们往往會关注我的观点与当代诸多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及马克思本人观点之间的距离和差异。

有关马克思主义优点及缺点的讨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结果。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对于受过教育的美国公众而言，他们对马克思作品中的许多假设和词汇还是很陌生的，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家也不熟悉它们，因此，我必须在此详细说明一些重点内容。对于身处马克思主义阵营国家的读者而言，这些内容是初级的，但就我的论述而言，这些内容无论如何都是基本的、必不可少的。与此相反的是，针对一些核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处理方法是不确定的，因此，使用它的概念会不止一次地牵涉到我对问题的立场。详细地阐释这些争议之处或证明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会让我偏离自己的写作意图，因此，我下定决心按自己的方向走，就好像我走过的是中立地带，但是我必须告诉新手、必须向学者们承认一点：我知道自己有时候正恣意穿越不确定的领域。

第二个主要的问题是关于本书的学术细节水平和文献列举。我涉猎的资料范围很广泛：古典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代经济学、有关早期文明的人类学调查、基于“人性”思考的精神分析；政治和社会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而且还有大量有关一般历史和一些特定历史的资料。在这些文献当中，有多少需要进行详细的考证？我认为不必过多，列举出特殊的引用文献或重要的参考文献即可。为了避免文献名单过长，我并没有列出一些散乱的注释或者一些众所周知的文献。然而，我尽量指明了对我影响最大的当代作品，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我应有的敬意，而且是

为了预防这样的情况出现，即从表面上看是我自己的思想，但实际上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给出解释或做些综合而已。<sup>①</sup>

对我而言，很难明确区分哪些观点是“我自己”原有的，哪些是新的。我之前出版的几本书已经提及了本书中的一部分观点，但另一些内容及本书的整体架构是新颖的，或者至少以前我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公开发表过。从整体来看，本书是抽象层面的考察，这与当下流行的对微观历史的考察相去甚远。如何才能涵盖如此广泛的领域呢？无论如何，我都尽可能地使论述保持明确，没有这一点，本书将产生不了我想要的效果。当然，本书主要是以我所在的国家——美国为背景写就的，但是整个研究的重点是强调“美国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我并不期望我的人生之旅会让俯瞰大地的天使或者仰望天空的世人们都满意，不奢望本书能够解决今天所面临的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所有问题。尽管难免偏颇与局限，但本书努力对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即使必定只是临时性的解释。

最后，我必须向一些人表达我的谢意，他们在本书写作过程的各个阶段提供了帮助：一些人给予了专业方面的指导，他们所有的人都给予了我精神上的支持。首先要感谢阿道夫·罗威(Adolph Lowe)，九十多岁高龄的他仍然智慧过人，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也是一位大评论家，堪称宝贵的“贝克梅瑟”。感谢安瓦尔·谢赫(Anwar Shaikh)，他是我在新社会研究院的同事。他在研究方面给了我尖锐的批评，也给了我不可缺少的鼓励，对此，我深表谢意。我还要感谢早期

---

<sup>①</sup> 本书后已附上一个简短的参考文献目录，用以表明我主要的参考出处和文献来源。

阅读本书草稿的人和协助过我的人，他们是：彼得·L. 伯恩斯坦、布莱克韦尔·罗纳德、约瑟夫·F. X. 考夫曼、亨利·林托特爵士以及亨利·朱克尔、劳伦斯·马龙，感谢他们提出的有益建议。还要感谢古根海姆基金会极大地促进了本书的完成。感谢莉莲·萨尔兹曼，她一如既往、不辞辛劳地准备了本书的原稿。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她的信任、怀疑、批评、赞美、急躁、耐心和体贴入微都是完成本书必不可少的条件。

# 目录

中文版序言 .....	001
序言 .....	007
第一章 社会制度的本质和逻辑 .....	001
资本主义的演化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但现在,我转向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将会发生什么,而是资本主义是什么?我将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社会秩序对待,在这样的秩序中特定的本质产生了历史上独特的逻辑。	
第二章 资本积聚的欲望 .....	019
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永不停歇、贪得无厌地榨取财富的强烈需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无穷欲望,是因为财富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指挥他人和让他人服从的力量,这就是权力。	
第三章 资本制度 .....	037
权力制度的悖论,是资本主义最神秘的属性之一。作为“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的理性代表,资本家阶级对市场没有任何控制力,只能被迫接受市场力量的摆布,又怎么能将该阶级视为制度中的“统治”阶级呢?	

**第四章 国家的作用 ..... 057**

将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视为一种“私有”的经济制度是一个深刻的错误。一个被忽视的功能是，资本在不经意中执行了政府的基本职能。最初仅按国家意愿而存在的资本，变得越来越公然反抗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 081**

资产阶级自我澄清的方式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活动——追求利润形成了新的态度。一方面，贪婪不再是一种罪恶而被视为一种“动机”，另一方面，是对“占有”科学——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第六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 ..... 111**

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几乎可以被视为在对利润的迫切需要指引下的运动趋势，这一趋势一直是所有伟大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分为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

**第七章 社会分析的局限 ..... 143**

资本主义不能被简化为一种决定论的模型，从根本上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焦点单一、轮廓分明、完全确定的属性是根本不兼容的。但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我认为还是存在一般性的预期。

**参考文献 ..... 166**

# 第一章

## 社会制度的本质和逻辑

资本主义的演化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但现在，我转向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将会发生什么，而是资本主义是什么？我将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社会秩序对待，在这样的秩序中特定的本质产生了历史上独特的逻辑。

# 第一卷 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

我为自己的书选择了一个正规的,甚至有点难以驾驭的题目,因此,我的首要任务是澄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一书是写什么的,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本书与我之前的著作联系起来。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设想通过考察经济状况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节。“情节”(scenarios)一词可能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我认为用这个词还是比较贴切的,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事件讲述了一个个故事,同时也记录了客观的历史进程——它们是一幕幕历史戏剧,这一幕幕戏剧在《国富论》和《资本论》中有最突出的展示,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作品中都有某种程度的体现。

三十年前,我在《世俗哲学家》一书中描绘了这些情节,而且,在后来的著作中,我运用自己的想象提出了这一制度可能的发展轨迹。然而,我对经济学的兴趣逐渐地发生了转